二曲集

二曲集卷之十二

匡時要務

二曲先生口授　　晉陵守駱鍾麟手述

大丈夫無心於斯世則已苟有心斯世須從大根本大肯綮處下手則事半而功倍不勞而易舉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爲匡時第一要務謹次其槩以俟有心斯世者鑒焉

經書垂訓所以維持人心也學校之設所以聯羣會講切劘人心也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爲何設讀書爲何事嗚呼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昔墨氏之學志於仁者也視天下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慈憫利濟唯恐一夫失所楊氏之學志於義者也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從其學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此其爲學視後世詞章

名利之習相去何啻天淵孟子猶以爲愛無差等理亂不關辭而闢之至目爲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菑慮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夫以履仁蹈義爲事其源少偏猶不能無弊矧所習惟在於詞章所志惟在於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尤酷比之洪水猛獸尤爲何如也

洪水猛獸其爲害也止於其身學術不明其爲害也根於其心身害人猶易避心害則醉生夢死不自

知覺發政害事爲患無窮是心害酷於身害萬萬也并大有爲之君子以擔當世道主持名教爲已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拯

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淳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治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近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題課士名曰觀風此其舉非不稱美若論有補於風化則猶未也善乎呂中丞新吾之言曰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而學校獨不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攷文供饌給賞而已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則全不在念噫弊也久矣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以一日無水火必不可一日無學不可一日無學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人知所嚮日闢月汰天理常存而人心不死不講

則貿貿焉莫知所之率意冥行不免任氣滋慾隨俗馳逐而已

○三百五字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則元氣索而生機漓矣

隨人開發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千萬人由一方以至多方使生機在在流貫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

眞正豪傑方能無待而興其餘則全賴有位之人勞來匡直多方鼓舞陽明先生自爲驛丞以至宰廬陵撫江西總督四省所在以講學爲務挺身號召遠邇雲從當兵鉞臨戎而猶講筵大啓指揮軍令與弟子答問齊宣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爲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聞者莫不戚戚然有動於中是時士習蔑裂於辭章記誦安以爲學自先生倡而天下始知立本於求心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堯舜之皆可爲也於是雨化風行雲蒸豹變一時

學術如日中天

少墟先生協理院事與堂院南皐鄒公立會開講十三道御史爲闢首善書院以定會期二八則都中縉紳聽講四六則舉貢生員及軍民工商一切雜色人等聽講是時邊警告急賊寇縱横中外交訌人情震動或曰此何時也而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着也或曰父子君臣之義忠君愛國之心原是人人有的

何必講曰如是人人沒有的真方該講如磨磚求明磨之何益如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勢利埋沒了豈可不講講之者只講明其所本有提醒其所本有者也如磨鏡求明磨何可無省吾友陶石簣赴京一客勸曰在仕途且勿講學石簣笑應曰仕途更急緊要學使用其客大為解頤余於今日亦云

先生嘗上疏於朝曰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

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講之故也

又疏曰臣幼承庭訓即知有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即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鄒元標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世道人心頗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歸而京師學會遂廢不

○三百二十九字

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不及曩者
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
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
正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標立
會講學凡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勉
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
江河狂瀾於萬一此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
任也
嘉隆時江左嶽寧之間經學寖取天𡰥之倡率郡守

羅近溪之提撕講會尤多興起尤衆不特縉紳

士能領畧其微詮而風聲鼓舞習尚薰陶即他途

小道亦皆有渾朴不雕之風似從學問中來蓋其

以無意得之而不知所由異哉講學之風人人甚

神也假若諸郡邑在在講貫在在提撕大知覺小

知小知覺無知大覺覺小覺小覺覺無覺相與知

覺者益衆則人之承流感化者愈多是故人欲化

爲天理則身心太平小人化爲君子則世道太平

人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可以爲唐虞哉羅近溪

以外史入覲延緡紳即諄諄告以留意正學又數
勸首揆徐文貞公曰相公當啓主上以正學爲務
柰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徐公大以爲然
出而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輩誠不足風世得君
相同心斯事則寰宇受其福矣至哉言乎仁哉心
乎此近溪先生之所以爲近溪先生也倘仁人君
子以近溪之心爲心近溪之言爲言與當事會晤
非此學不談非此學不講俾當事曉然知講學之
風所關甚大倡率鼓舞極力主張裨益豈淺鮮哉

會約序

古之人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有箴有規動息皆有所養故横渠之西銘伊川之四勿箴莫非講明義理晨夕自警以修其身平日識之明習之熟則制于外者所以養其内謹於始者使其要於終勉之以當然而待之以積久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二曲先生僻承

上臺闡化民成俗之意而以學爲先於是述古聖賢教人爲學之要以爲其存于經匯首備行次會約而

終以學程揭其條目俾學者觸目警心有當於古人
銘戒箴規之義焉其心虛其念切矣攷宋制新進士
各賜儒行中庸二篇濂洛關閩實際其盛先生學有
淵源詞無枝葉諸所論述大要在着實從一念獨知
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豈非近裏着己之實學哉今
士子務爲詞章漫謂苟可干祿何事講學夫王公大
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之中故能收其切磋追琢
之益以成其盛德大業之隆昔衛武公作大雅抑之
篇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大學釋有斐之詩歸美

于道學自修至今頌睿聖之德于不衰方今
上臺生負睿哲之質出秉節鉞之尊威行愛立文武
爲憲其所措理承化之功已盡章章如是而猶虛左
下士誠心訪問勤勤懇懇意不少倦焉況諸士政當
鼓篋遜業博習親師之日又當何如其孜勉歟余初
擬刻朱子白鹿洞規以頒示多士今讀關中書院學
規其爲學之序與修身接物之要實與白鹿之旨深
相發明在秦言秦歸有餘師誠能請事斯規服膺勿
失銘之座右書諸紳佩則出入動息之間所以操存

而涵養者久而自然見於先生之言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也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黨郡邑則三秦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

上之人實切有望焉諸士勉乎哉

康熙癸丑提督陝西學政新安洪琮謹書

二曲集卷之十三

關中書院會約

盩厔李顒中孚識

儒行

士人儒服儒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爲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眞儒行儒之行始爲眞儒則儒行篇不可以不之踐也是篇雜在禮記兹謹表出以式同志懿德之好人有同然誠因觀生感因感生奮躬體力踐有儒之實斯儒服儒言

無媿儒之名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

二百七十七字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右揭此以爲制行之準行有不若此便是制行有虧制行一虧所學何事縱有他長斯亦不足觀也已

會約

關中書院自少墟馮先生而後學會久已絕響

今

上臺加意興復此當今第一美舉世道人心之幸也諸同志川至雲集相與切劘雖以質之不肖亦獲濫厠會末預想賢哲蓋良多衆謂會不可以無規促賜擬其槩誼不得固辭謹條列于左

一每年四仲月一會講講日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服帽詣

至聖前四拜禮隨至馮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禮亦
　如之禮畢向
各憲三恭然後東西分班相對一揖就坐以齒爲序
　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講畢擊磬三聲仍詣
至聖前肅揖而退
一先輩開講恐學者乍到氣浮必令先齋戒三日
　習禮成而後聽講先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今吾
　輩縱不能如此亦須規模靜定氣象安閒默坐
　片晌方可申論

一先輩大堂開講只統論爲學大綱而質疑辨惑未必能盡蕰以大堂人士衆多規模宜肅不肅則不足以鎭浮囂定心志私寓則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契氣味浹洽得以暢所欲言吾輩既效法先覺不可不循其漸次大堂統論之外如果眞正有志進修不妨次日枉顧賜寓從容盤桓披衷相示區區竊願謬竭愚悃以効瞽之誦

一先輩講學大儒品是聖賢學是理學故不妨對

人講理學勸人學聖賢顯本昏謬庸人千破萬綻擢髮難數既非卓品又無實學冒昧處此靦顏實甚終不敢向同人妄談理學輕言聖賢惟願十二時中念念切已自反以改過為入門自新為實際諸同人質美未鑿固無過可改然盛德大業貴乎日新亦不妨愈加淬礪勉所未至

一吾人苟能奮志求新痛自洗刷創艾不作蓋藏方始有益昔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一向孟子面前陳說略無一

毫隱諱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爲
善譬之病人不自諱忌肯將自己病源一一述
出令醫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苟爲不然即
有萬全良劑與症不對亦何補哉今吾人相聚
切磋愼勿蔓衍泛談所貴就症言症庶獲見症
商症以盡忠告之益

一晤對之餘各宜打併精神默坐澄心務令心澄
神怡表裏洞然使有生以來一切嗜好一切外
慕及種種技能習氣盡情融銷潔潔淨淨無一

毫牽纏粘滯方有入機

一用力喫緊之要須着着實實從一念獨知處自體自認自慎幾微此出禽入人安身立命之大關頭也此處得力如水之有源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矣若秖在見解上湊泊格套上摹倣便是離本逐末舍真求妄自蔽原面自牿生機〇

一語稱疑思問中庸謂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吾人苟眞實刻苦進修則問與辯又烏容已譬之行路者背向前直走若遇三岔岐路安得不問

路上曲折又安得不一一辯明故遇岐便問問明便行方不托諸空言若在家依然安坐只管問路辯程則亦道聽塗說而已矣夫道聽塗說為德之棄吾人不可不戒

一邇來有志之士亦有不泥章句不膠訓詁毅然以好學自命者則又舍目前進步之實在在辯名物狗象數窮幽索大索意高深昔人所謂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吾輩宜深以為戒要在切問近思一味着裏

一昔者吳密山年八十餘矣猶孜孜問學見焦澹園自述向訪羅近溪先生適羅他往往從姑山房累月求悟轉迷張斗陽云公胸中聞見太多敲却聰明須盡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承羅師指點因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却今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焦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具躍然由斯以觀則知學固不廢聞見亦不專靠聞見要在深造默成令胸中豁然自得始有下落得後又

能忘其所得空空洞洞一如赤子有生之初則幾矣

一靜能空洞無物情慓渾忘而徵之於動猶有滲漏終非實際故必當機觸境此中瑩然湛然常寂常定視聽言動復禮喜怒哀樂中節綱常倫理不斷辭受取與不苟富貴貧賤一視得失毀譽不動造次顛沛一致生死利害如常如是則動靜協一體用兼盡在一家表正一家在一鄉表正一鄉在一國表正一國在天下表儀天下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不枉今日往來書院羣聚切劘否則一行玷缺便虧生平不但明爲人非幽爲鬼責卽反之自己靈明亦覺氣餒神歉踧踖弗寧且貽口實於無窮曰此關中書院平日志學之人也今乃如是是學之無益於人也其爲學脈之蠹莫大於是吾儕愼諸

以上數條躬所未至姑誦所聞竊比工瞽誦同人倘不以人廢言願相與共勉之

學程

余至不肖荷諸子誤愛相與問道於盲余愧無以益諸子聊書數言以訂

一每日須黎明即起整襟危坐少頃以定夜氣屏緣息慮以心觀心令昭昭靈靈之體湛寂清明了無一物養未發之中作應事之本

一坐而起也有事則治事無事則讀經數章註取其明白正大簡易直截其支離纏繞穿空鑿巧者斷勿寓目

一飯後看四書數章須看白文勿先觀註白文不契然後閱註及大全凡閱一章即思此一章與自己身心有無交涉務要體之於心驗之於行苟一言一行不規諸此是謂侮聖言空自棄

一中午焚香默坐屏緣息慮以續夜氣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此窮理致知之要也深研細玩務令精熟熟則道德經濟胥此焉出夫是之謂大人之學

一申酉之交遐精神懶散擇詩文之稍快醒發者如

漢魏古風出師表歸去來辭正氣歌郝聘書從容

朗誦以鼓昏惰

一每晚初更燈下閱資治通鑑綱目或濂洛關閩及

河會姚涇語錄閱訖仍靜坐默檢此日意念之邪

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之稍失即

焚香長跪痛自責罰如是日消月滋久自成德即

意念無差言行無失亦必每晚思我今日曾行幾

善有則便是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無則便是虛度

虛度之謂自畫昔有一士自課每日必力行數善

或是日無善可行晚即自惕曰今日又空過了一日吾人苟亦如此不患不及古人也

一每日除萬不容已者只得勉應其餘苟非緊急大事斷勿出門一步終日不見人則神自清品自重有事往來親友之家或觀田疇或赴地方公務行步須安詳穩重作揖須舒徐深圓周中規旋中矩坐如尸立如釘手與心齊莊而和從容閒定正已以格物不可輕履市肆不可出入公門不可狎比匪類不可衣服華美

一立身以行檢爲主居家以勤儉爲主處人以謙下爲主涉世以忍讓爲主

一習學先習不言無論見未透行未至者不言即見已透行已至者一槩靜默不言如也勉強力制數日不發一語漸至數月不發一語極至於三年不輕發一語如是則所蓄者厚所養者深不言則已言則成經矣人不聞則已聞即信服矣所謂三年不言言乃雍是也萬一尊長或平日知契固問惟就所聞坦懷以對必誠慎務要簡當

一聯五七同志每月朔望兩會相與考德問業夾輔
切劘公置一簿以記逐月同人言行之得失得則
會日公舉特舉酒三盃以示勸失則規其改圖三
規而不悛聽其出會
一會日坐久腹枵會主止設肉蔬四器充饑而止甚
勿盃盤狼籍以傷雅風會中所講之書如康齋日
錄涇野語錄文清讀書錄陽明傳習錄此數種明
白正大最便後學所論之言毋越身心性命綱常
倫理不得語及各人私事不得語及閨門隱事不

得謗及官員賢否及他人得失不得語及朝廷公事及邊報聲聞違者罰備次會一會之飯

以上數條乃順手偶成原不足示範感諸子誠切聊助鞭影耳諸子倘不以爲謬謹守力行慎終如始相期於必至之域豈惟區區之光即百二河山亦與有榮施矣

小引

盩厔答問者錄二曲先生答人問學之語也先生平日啓廸後學不倦士之承聲咳者輒隨錄之以自益隨問輒答隨答輒錄總計不下數千紙大都正學術救陷溺殊有補於世道人心余友王劉二君渥嚮慕之立夏介余走盩厔謁先生於里舍退而錄其答語數條私用醒發槩以盩厔則不忘所自云先生嘗謂天下之治亂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學術之明晦故是錄一主於明學術其用心可謂遠且仁矣

讀者當自知之無俟余贅

順治丙申暘月古豫張溍書

二曲集卷十四

盩厔答問

嵩麓門人王所錫鼐仝錄

問立志。凡大凡立志。先貴脫乎流俗。是故行誼脫乎流俗。則爲名人。議論脫乎流俗。則爲名言。果能擺脫流俗。自然不理於俗。安於俗而不思脫俗者。斯其人固已就矣。欲脫俗而又欲見信於俗。則其惑也不亦甚乎。孟子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識則疑。疑則忌。忌則謗毀排陷。自其常事。若於

此聽前顧後而動心焉。必且終歸於俗矣。可不戒歟。

問儒曰德合三才之謂儒天之德主於發育萬物地之德主於資生萬物士頂天履地而爲人貴有以經綸萬物果能明體適用而經綸萬物則與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

能經綸萬物而參天地謂之儒務經綸之業而欲與天地參謂之學儒而不如此便是俗儒學而不如此便是俗學俗儒俗學枉了渡恥焉

然則又有道學何也曰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泰漢以來此學不明醇厚者牿於章句俊爽者流於浮詞獨洛閩諸大老始慨然以明體適用爲倡於是遂有道學俗學之別其實道學即儒學非於儒學之外別有所謂道學也

儒學明晦不止係士風盛衰實關係生民休戚世運否泰儒學明則士之所習者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儒學晦則士之所攻者詞章記誦之末技處也

無守出也無為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

問何為明體適用曰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進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羣生夫是之謂明體適用

明體適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學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為人矣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滅裂於口耳伎倆之末便是異端

楊墨異端也佛老異端之異端也猶夫輝廢實吾教中之異端也教外之異端其害淺教內之異端其害深

先儒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行却指何者爲異端盖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於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今吾輩同讀儒書同以儒自命不審與儒者全體大用之實果同乎否耶此處須切已體察愼勿終其身陷於異端而猶居之不

疑曰我儒也我儒也

一友謂近日朋友幸蒙開發亦漸知從事儒學顧功名之念終是未忘柰何曰朋友中果知矢志功名此正世道之慶吾儒之光可以爲病乎但恐所志不在功名耳因問其故曰功名二字余嘗聞其說矣功被一方則不待求名一方一方自然傳其名功被天下則不待求名天下天下自然傳其名功被萬世則不待求名萬世萬世自然傳其名若夫登科取第謂之有功於已則可謂之有功於人則

不可謂有富貴之名則可謂有事業之名則不可
前人惟以事業爲功名當其志學之始便以王道
爲心生靈爲念故朝夕之所從事者在於明治體
識時務及其學成業就自爾功建名立吾人惟以
富貴爲功名當其志學之始便以逢時爲心倪人
爲念故朝夕之所從事者在於綴浮詞較拙工及
其學成業就究竟無功可名嗚呼自功名二字之
義不明士生其間不知枉用了許多精神人材之
不振治道之不古職此故耳可勝嘆哉

然則登科取第非耶曰人能登科取第正好借此立功名何可非也但不當逐末舍本肯留心於事業則善矣

人於事業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有決裂莽蕩不克負荷者況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臨時有所建立不亦悖乎

問三教曰夫道一而已矣教安有三耶使教有三則道亦有三矣然姑就世俗所謂三教者言之吾儒之教原以經世為宗自宗傳辦而邪說橫於是一

變而爲功利之習再變而爲訓詁之習浸假至今則又以善筆札工講誦爲儒當然愈趍愈下而儒之所以爲儒名存而實亾矣老氏之教原以無爲爲宗自宗傳晦而怪幻興於是一變而爲長生之說再變而爲符籙之說浸假至今則又以誦經咒建齋醮爲道教當然愈趍愈下而道之所以爲道名存而實亾矣釋氏之教原以圓寂爲宗自宗傳晦而詐僞起於是一變而爲枯禪之說再變而爲因果之說浸假至今則又以造經像勤布施爲釋

教當然愈趨愈下而釋之所以爲釋名存而實亾矣然使二教盡亾則風俗之蠹可息儒教若亾則風俗之蠹愈滋㝵安得信心之士與之崇正闢邪共明儒教哉

從來無百年不死之人或七十而死或六十而死或五十四十而死甚有禀齡未壯而死者壽夭之不可預定如此何若勉其易死之身做性分當然之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天下之患莫大於學術不明近世士風所以多謬者
未必皆士之罪亦學術不明有以陷之也
先生殷悼乎此故其與士友講切直就其迷其惑者
爲之發明士人乍聞其說始而詫旣而疑久之疑者
釋詫者服咸戚戚然有動於中自謂如大寐之得醒
而且恨其知學之晚自閩中河南以及江右兩浙其
聞興起者漸衆學之大明端有待於今矣猗歟盛哉
此非獨士風之幸實斯世斯民之幸也 錫等蔽於見
聞習染垂四十年茲蒙 先生懇訓半生迷障一朝

頓齡遂再拜稽首書諸册以發夜祇承先生之教

門人 王所錫 劉鈇 謹識

二曲集卷十四終

小引

富平答問者吾

師二曲先生答人問學之語也　先生原籍盩厔頃

因兵氛流寓富平閉關養痾不與世通居恒惟三五

舊遊往來起居緣是得以時近函杖親承

謦欬有問必答聞所未聞凡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

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實際靡不當可而發因

人而啓要皆口授心受期於躬體實詣不以語言文

字爲事以故語多未錄茲從錄其切於逼病者聊以

自警昔周子寓濂溪而濂溪著程子寓龍門而龍門顯以至康節之於洛晦菴之於閩咸地以人重聲施無窮今不腆下邑亦何幸而獲　先生之至止耶隨存施教語因地傳是以恭輯曰富平答問紀實也庶覩者知其所自云

富平門人惠龗嗣沐手謹識

二曲集卷十五

富平答問

富平門人惠龗嗣錄

問近年屏去閒書朝夕惟經四書是讀讀來讀去亦覺微有所得但愧筆力非其所長不能見之論著有所發明耳

先生曰讀書特患無得若果實有所得則居安資深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即此便是發明縱終其身無一字論著亦不害其為善讀書答說又太息曰六

經四書儒者明體適用之學也讀之者果明體乎果適用乎夫讀書而不思明體適用研究雖深論著雖富欲何爲乎不過誇精鬬奥炫耀流俗而已矣以此讀書雖謂之未見六經而弗識四書字可也竊聖賢立言覺世之苦心支離於繁說埋沒於訓詁其來非一日矣是六經四書不厄於嬴秦之烈火實厄於俗學之口耳抱隱憂者宜清源端本潛體密詣務期以身發明正不必徒解徒訓愈滋葛藤以資唇吻已也

問爲學須是無所不知

先生曰無所不知固好然須先知其在已者否則縱事事咸知猶無知也故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逐末迷本智者固如是乎

問何爲在已

先生曰即天之所以與我者是也此爲仁義之根道德之樞經綸參贊之本夜講習討論涵養省察無非有事於此耳舍此而他求是猶狀然於自已家珍而偏詳夫鄰里器用此之謂不知務

然則家珍既知之後其他可遂不知乎

先生曰君子為學貴博不貴雜洞修己治人之機達開物成務之略如古之伊傅周召宋之韓范富馬推其有足以輔世而澤民而其流風餘韻猶師範來哲於無窮此博學也名物象數無關不探典故源流纖微必察如晉之張華陸澄明之升菴弇州扣之而不竭測之而益深見聞雖富致遠則泥此雜學也自博雜之辨不明士之務故紙泛窮索者便後然以博學自命人亦翕然以博學歸之殊不知役有用之精神親無用之瑣務內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

宰物亦秖見其徒勞而已矣以余之不敏初昧所向於經史子集旁及二氏兩藏以至九流百技稗官小說靡不泛涉中歲始悟其非恨不能取嚮昔記憶洗之以長風不留半點骨董於藏識之中令中心空空洞洞一若赤子有生之初其於真實作用方有入機乃同志反以是為偷亦可謂務非其所務矣

問朱陸之學久有定論今學者猶辯駁不已其將誰適與

先生曰自孔子以博文約禮之訓上接虞廷精一之

傳千載而下淵源相承確守弗變惟朱子爲得其宗生平自勵勵人一以居敬窮理爲主窮理即孔門之博文居敬即孔門之約禮內外本末一齊俱到此正學也故尊朱即所以尊孔然今人亦知闢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謂尊不過訓詁而已矣文義而已矣其於朱子內外本末之兼詣主敬窮之實修吾不知其何如也況下學循序之功象山若疎於朱而其爲學先立乎其大峻義利之防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今之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區區語言

文字之末闢陸尊朱多見其不知量也

曰以某愚魯之資固守考亭之訓於　先生內外

本末一齊俱到之旨實未信及

先生曰窮理而不居敬則聞見雖多而究無以成性

存存便是俗學居敬而不窮理則空疎無用而究不

足以經世宰物便是腐儒故必主敬以窮理使心常

惺惺方能精義入神隨博隨約庶當下收斂不至支

離外馳德業與學業並進知行合一其在斯乎故內

外本末必一齊俱到庶用功着力始爲與緊

問無事時莫日靜坐反觀意慮紛拏如何得靜卽靜矣此心將何所寄耶又吾人主敬固是徹上徹下工夫但所應之事有限所接之人亦有限亦可以稱安人安百姓否亦可以稱位育稱參贊否又孔子蔬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也何物也萬一饑餓而死此樂亦可言歟又釋道兩門與吾儒眞實作用固不同矣嘗見先儒有坐化者釋與道亦有坐化者一靈烱烱不知皆往何處去也輪廻之說然乎否乎

報應之說眞乎幻乎今之行善者未必蒙福而爲惡者反以逭禍無惟乎顏子之夭折而盜蹠以壽終也此皆所不可解者也

先生曰眞目靜坐反覺思慮紛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隨思隨覺隨覺隨斂而已然緒出多端皆因中無所主。主人中苟惺惺則閒思雜慮何自而起靜時心無所寄。總緣未見本地風光見則心常灑灑無事時湛寂凝定廓然大公有事時物來順應不逐境遷倘以始焉未遽如斯不妨涵泳聖賢格言使義理浹

津悅心。天機自爾流暢以此寄心勝於空持硬守久
則內外澄徹打成一片所存於已者得力則及於人
者自宏。自爾在在處處轉移人心纔居恒所應之事
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機原自無窮此立人
達人位育參贊之本也欲知孔顏之樂須知世俗之
憂。倘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顏之所以樂心齋云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
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
無入而不自得卽不幸至於饑餓而死俯仰無怍莫

非樂也。二氏作用。與吾道懸殊。而一念萬年之實際。亦有不可得而全誣者。區區坐化之迹。當非所詆。輪廻之說。出於瞿曇。吾儒口所不道。君子唯盡其在己者。三塗八苦。四生六道。有與無。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動心。則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爲而爲。卽此便是貪心利心。又豈能出有超無。不墮輪廻中耶。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報應之說。原眞非幻。卽中間善或未必蒙福。惡或未必罹禍。安知人之所謂善。非天之所謂惡。又安知人之君子。非天之小人耶。人固有厲操

於昭昭而敗檢於冥冥居恒謹言慎行無非無刺而反之一念之隱有不堪自問者若欲就一節一行顯然易見者便目以爲善是猶恃微炬而徧照八荒之外也卽表裏如一粹乎無瑕而狠難成德殷憂啓聖烈火猛煆莫非煆煉之功身雖坎壈心自亨泰至於惡或未卽罹禍然亦曷嘗終不罹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便陰被天譴甚或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眞可悚懼以形骸言之固顏夭而跖壽若論其實顏未嘗夭而跖亦曷嘗壽也蓋盡道而

殀，雖殀猶壽。況又有不與亡俱亡者乎。故道而壽，雖壽猶殀。況又有不與存俱存者乎。詩稱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在帝左右。原非誣語。而孟氏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生前之享年雖永，識者蓋所羞稱。夫亦何可弄術也。此本至明，何不可解之有。總之學貴知要，而階級須是循序。方談靜功，而輒泛及於位育參贊等說，未免馳騖，恐非切問近思之初意也。

問良知之說何如

先生曰良知即良心也一點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聖若以良知爲非則是以良心爲非矣

問吾人講往前修則姚江考亭宜何所宗

先生曰姚江當學術支離蔽錮之餘倡致良知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爲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當幾覿體直下令人洞悟本性簡易痛快大有功於世教而末流多玩實致者鮮往往舍下學而希上達其弊不失之空疎杜撰鮮實用則失之恍惚虛寂雜於禪故須救之以考亭然世之從考亭者多闢姚江而

竟至誨言上達惟以聞見淵博辯訂精密爲學問之極則又矯枉失直勞罔一生而究無關乎性靈亦非所以善學考亭也卽有稍知向裏者又孤以克伐怨欲不行爲究竟大本大原類多茫然必也以致良知明本體以主敬窮理存養省察爲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愼從視聽言動加修庶內外兼盡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廢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故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闢則兩相病

問羅整菴何如

先生曰整菴學考亭者也生平距釋排聃不遺餘力所著困知記於近理亂真之辨析入毫芒衛道之嚴可謂良工苦心方今學術不明淳厚者牿於章句俊爽者淫於浮辭疲精役慮茲不知學問爲何事間有晷覺其陋而反之於內者又往往馳心虛寂借津竺乾托其身於不儒不衲不圓不方之間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曷可勝言區區深爲此懼欲表章困知記暨胡致堂崇正辨以救之而力有所未逮不能不望於世之有心人整菴之後又有少墟馮子亦惓惓以息

者放淫爲事所著辨學錄言言痛切正大程朱謹而隄防固均吾道之長城也

問習靜要一念不起先賢謂未來事勿想過去事勿思現在事勿着夫現在事勿着固也若未來事勿想則夫子何以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乎過去事勿思則溫故亦不是而伯玉行年五十何由知四十九年之非乎

先生曰靜坐之要。固貴纖念不起。然非初學所能幾也。過去現在未來一無所着。蓋恐人認念爲眞。前後

塵不化。有累乎湛寂虛明之體耶。若果心不逐物。惟理是思。則思又何妨。孔曰再思。中庸曰愼思。洪範曰思思作睿。睿作聖。管子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而繫辭亦云何思何慮。又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卽此擬議非思而何。但識得本體。是無思無爲的。則雖終日思。終日擬議。其把柄固在已而不失也。故曰思盡還源。性體常住。似未可以遠慮濫。故知非爲疑也。

問習靜要全放下一切。只學放下。遂將日用當行

事多有怠却失惧者當如之何聖賢無論有事無事總不着意何以不着意而能不失惧與

先生曰進修之實。全貴靜坐。今之言靜坐者。曷嘗實實靜坐。全貴一切放下。今之言放下者。曷嘗實實放下。若果屏息萬緣。纖毫不掛。久之則心虛理融。物來順應。亦猶塵垢脫去。而鏡體常明。無所不照。何惧之有。

問靜坐之益以何爲驗白沙謂養出箇端倪纔好商量不知端倪是何景象

先生曰學須先難而後獲期驗使不是靜中養出端倪此白沙接引後學之權法未可便以爲準的也近溪子論此甚詳覽之當自知

問理欲之辨最細昔賢謂不慮而知發於自然者謂之良知便是天理然好好色之心何嘗待慮何嘗不出於自然如何却謂之人欲七情如此者甚多此猶易認也且有明似天理而細心體之實屬人欲者此則難認矣當念之初動時學者何以辨別

先生曰好好色之心固發於自然而好色之跡惟恐人知即此畏人知之心亦曷嘗不自然乎可見一時之縱恣終不能泯良知之本體特明知而明昧之耳眞似似眞之辨天理人欲之界所差只在毫釐間非主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之所以貴窮理也

問孩提愛親謂之良知以其不慮而知也嘗思之孩提愛親似只爲乳知早愛之乳母則只愛乳母而反不知有生母矣若從乳起愛不過口味之性耳欲從生身處起愛似非學慮後不能也然孟子

立言自確而瓆心實未曉然果何如與

先生曰知愛乳母而不知有生母乳爲之也非天性之本然也及其一知生母而何肯愛乳母若生母乎吾恐雖百乳母終不肯易天性一日之愛矣若謂由學由慮而後然則夫甫能言而便知呼孃亦孰使之然乎

問君子思不出其位據註是因上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類記之瓆竊思上章似是夫子有爲而言指身所居之位而言也此章乃曾子稱艮象之

辟就君子之思而言也位字從來未曉是何所指望

與

先生曰位字與素位位字參看宜我知其所止而無越俎之思矣儼然若思而無思則然若覺而無覺學能臻此方是止其所而不動不搖常現自無出位之妄

問璜從前留意書籍未嘗刻苦但偶然感物觸情或因事應付與會所到發而遂適常以此為樂事也自吾　師指點後乃知玩物喪志遂一意屏絕

浮習息心本眞柰野膺初拘囿悶不毘心花枯萎時或稍弄文墨反覺機趣快恬不審吾師以爲何如

先生曰此習性也程子有言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而象山亦云今人多是附物以爲樂若一旦失其所附恰似猢猻失了樹諒哉

問鄉耆瑣訟壙一事蒙吾師見責以爲無地理或權教之以息一時之訟與抑果全無地理與

先生曰程子云地美則神靈安朱子上孝宗山陵議

尤娓娓言之則地理之說誠亦有之然有天理而後可以言地理未有天理不足專恃地理而蒙麻者也堪輿家茫然於天理而專講地理於理便不通矣烏識所謂理哉專心賦青囊經人子須知地理正宗等書吾嘗涉獵其說尋龍倒杖之法少時亦嘗留心但惡夫世之人舍却天理而專泥地理以故生平絕口不談一味主張天理天理若得則地理在其中矣

問參同悟眞書人謂朱子晚年亦好觀之瓊嘗竊察其術似於養身有補未審可信否

先生曰漢末魏伯陽擬周易納甲法作參同契一書其云二用無定位周流遊六虛等語於易道互相發明是以文公晚年與其徒蔡西山閒亦參閱其後張平叔又著詩數十首以爲悟真篇中間抽坎補離藥物火候嬰兒姹女金公黃婆之言皆爲金丹刀圭而設要之別是一術非知道者所貴也莊子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將濟斯民而許魯齋亦謂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訣

問子曰仁者壽而顏子乃夭竊謂此特言性與天

道之當而不以身論也至講大德必得其壽而朱

註云舜年百有十歲是僅以身論矣殯久惑之竊

謂舜之壽當從宗廟享子孫保看出叅祖宗甚遠

子孫甚長而德足以享保無窮是以德言壽而不

止身之百有十歲也不然叅驗老死豈仁於顔子

哉老彭八百豈德之遠過於舜哉愚意如斯敢祈

剖示

先生曰君子修已要在存理遏欲久之欲盡理顯耳

目口鼻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可以

違天可以參天天與之死不妨速還造化天與之生不妨久待天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區區壽夭初非所計即以壽壽言之有形壽有名壽有神壽七十百年此形壽也流芳百世此名壽也一念萬念此神壽也若氣斷神滅則周公不若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及文王在上之言皆誑言矣曾謂聖人而誑言乎哉信得此則盜蹠期頤之死乃其真死而顏子三十二亾未嘗真亾也

問福善禍淫顯應者固多而明錯者亦不少人謂

天道難測固也竊謂人但只見其小體而不見其大體耳如君子坦蕩蕩是大體已享其福矣即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小體不足累小人常戚戚是大體已受禍矣即富貴榮華而魂夢多有不安小體何足羨鄙見如斯乞吾　師指示

先生曰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此一定之理無足疑者天道固未易測而錯則決不錯也昔人謂此翁無恩性却有記性此真知天者大抵吾人涉世一生禍福榮辱只看各人存心何如耳存心若正身雖

貧賤患難而自反無愧無畏三公之貴陶朱之富心若不正身雖富貴亨通而自反多慚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蕩蕩戚戚大體享福受禍之言最爲得之

先生答許徐謂之曰所問疑端足徵別來用心疑者悟之基也先儒謂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其囂然而莫進者由漫然而弗疑者也然區區不患子不能疑患疑而非其所當急耳昔陸子靜先生講學於象山一士忽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生笑曰公是說[illegible]閒老夫却

不泛然答說而又吟云自家主宰常精爽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今所問中間多有疑乎其所不當疑問乎其所不當問者則亦近於泛然而壞天常矣非區區所望於子也

附

授受紀要

二曲先生口授　　　賓雞門人李修錄

肘後牌

肘後牌者佩日用常行之宜于肘後藉以自警自勵且識之于不忘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可忽乎

恭　修九容　提起
默　擴善端　放下

虛明寂定
經綸參贊　化
無聲無臭

終日欽凜對越上帝篤恭淵默以思道思之而得則

靜以存其所得動須察其所得精神纔覺放逸卽提起正念令中恒惺惺思慮微覺紛雜卽一切放下令萬緣屏息修九容以肅其外擴善端以純其內內外交養湛然無適久則虛明寂定渾然太極天下之大本立矣大本立而達道行以之經世宰物猶水之有源千流萬派自時出而無窮然須化而又化令胸中空空洞洞無聲無臭夫是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未至于斯便是自棄千萬努力念茲在茲

人之所以爲人止是一心心之所以常存全賴乎學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若外心而言學不是世俗口耳章句博名媒利之學便是迂儒徇末忘本支離皮毛之學斯二者均無當于爲人之實非孔孟之所謂學也

學脉最怕夾雜學術不可不醇先覺之學脉正而學術醇者朱則周程張朱明則薛胡羅呂顧高馮辛咸言言中正字字平穩粹然洙泗家法猶布帛菽

眾規矩準繩一日不可無無則不可以為人若厭
平常而喜新奇非狂即妄狂與妄學者之深戒也
若夫良知之說雖與程朱少異然得此提唱人始
知契大原敦大本自識性靈自見本面夫然後主
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着落調理脉息保養元氣
其與治病于標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否則學無來
歷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省甚
察甚故學問必相須而後成導一闕一二者俱病
能去此病學斯無病懸此惟可與知者道未可與

固矣夫高叟言也

學問貴知頭腦自身要識主人誠知頭腦則其餘皆所統馭識主人則僕隷供其役使今既悟良知爲學問頭腦自身主人則學問思辨多聞多見莫非良知之用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算本體尊德性不容不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此正喫緊切務自不得作第二義看矣來翰伊意以下言中正無偏與區區所賜鄙説脗合無俟剖析若再剖析反涉葛藤易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願相與共勉之

周程張朱薛胡羅呂顧高馮辛乃孔門曾卜流派其爲學也則古稱先篤信聖人陸吳陳王心齋龍谿近溪海門乃鄒孟流派其爲學也反己自認不靠見聞亦不離見聞吾儒學術之有此兩派猶異端禪家之有南能北秀各有所見各有所得合併歸一學斯無偏若分門别户牢不可破其識力學問蓋可知矣中無實得門面上爭閒氣喧弊也久矣

吾人既戴天履地而爲人須參天兩地以有事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天下後世開太平志不如此便不成志學不如此便不成學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

立身要有德業用世要有功業德業須如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功業須如伊傅周召諸葛陽明方有體有用不墮一偏

囑別

我這裏亟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多材多藝。貴推己及人。

有補于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徒擅美炫長。無補于世。以之誇閭里而驕流俗可也。烏足齒于士君子之林乎。此歸務斂華就實。一味闇修。步步脚踏實地。刻苦力詣。希顏之愚。爲曾之魯。篤實輝光。行誼媲美古人。人品屹若山嶽。可以爲吾道之光。可以垂奕世之芳。則此來爲不徒矣。敬拭目以望。

日用之間。以寡欲正心爲主。以不愧天爲本。欲不止于聲色貨利。凡名心勝心矜心執心人我心皆欲

也寡而又寡自念慮之萌以至言動之著務純乎天理無一毫夾雜方始不愧于天學至不愧于天則行不愧影寢不愧衾內不愧妻子僕御外不愧鄉黨親朋前不愧往聖後不愧來哲如是則光明正大瑩然浩然徹上徹下躍魚飛鳶日新又新道斯大全

二曲集卷之十五終